

# 张謇益友顾延卿

□彭伟

状元张謇,办实事,多交游。在他的众多友人中,有一位不可不提的便是如皋顾延卿。诗人、外交家顾延卿(1848—1917),如皋白蒲人,名锡爵,清末岁贡,追随薛福成出使欧洲列国。他和张謇是莫逆之交,二人同为曾国藩弟子,又与范当世等并称“江苏五才子”。

## 1 诗援张謇办纱厂

大生纱厂创办之初,张謇屡遭名流商宦欺压刁难,然而他不屈不挠,又得益于新朋旧友的鼎力相助,才能保纱厂成功创办。

1899年5月,为昭示后人,张謇(张季直)邀请画师绘制了四幅有趣的《厂徽图》,时刻警醒自己。友人支持张謇,纷纷为《厂徽图》题诗。笔者所存《顾延卿诗集·卷三》录有《厂徽图为季直题》四首。

《厂徽图》系列佳作,甚为有趣,次第道来,以飨读者。第一幅《鹤芝变相》绘有怒鹤欲啄灵芝。顾诗曰:鹤非鹤兮芝非芝,生平不识今在兹。卫侯宋帝皆好之,大言方士能相欺。腰缠十万扬州儿,商山老人古须眉。传之十载是耶非,虚名从古遭人疑。图中“鹤芝”实指广东潘鹤琴、福建郭茂芝。潘鹤琴、郭茂芝时在沪上,投资大生纱厂。中途两人变卦……张謇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求援。刘氏应诺将从瑞士洋行订购的英国纺织机折价入股大生纱厂。本是好事,潘鹤琴、郭茂芝则说不能接纳“官股”,最终撤资。潘鹤琴、郭茂芝丑态毕现。因此顾延卿认定他俩“鹤非鹤,芝非芝”,又引用元乔吉《山坡羊·寄兴》中的典故,讽刺两人是求财求官求成仙的“腰缠十万扬州儿”。

## 2 张謇知己诗中寻

白蒲顾延卿是状元张謇的老友。据《啬翁自订年谱》,同治八年(1869),年仅17岁的张謇从学于西亭,便已结识如皋顾延卿、通州范当世两位好友。无论是创办实业,还是从事公益事业,张謇都曾请顾氏帮忙。在顾氏的家乡如皋,至今流传着一副张謇自撰对联,下联正是“一生知己顾延卿”。对联只是民间传说,还有待考证,但顾氏写下大量旧诗(见《顾延卿诗集》),记录下两人深厚的友谊。从诗中所述,两人知无不言,偶有抱怨,真是知己。《顾延卿诗集》流传未广,现将书中部分相关诗作,兹录如下。第一首为《榜后寄季直》:六鹤回飞大海风,十牛虚饵会稽东。不如闲坐青亭主,手弄珊瑚坐钓篷。顾延卿为岁贡出身,数次参加乡试,未能中举。此作

第二幅《桂杏空心》,来头很大,绘有空心桂杏。顾诗曰:貌童童兮心空空,庭有杏桂成老朽。蚍蜉撼之螬食之,嗟尔自腐亦已久。杼机作势如搏人,窍穴得风还怒吼。我方掷骨与群狗,使汝互争其可走。

桂杏讽刺清末两位名臣巨贾、洋务派主将——江宁布政使桂嵩庆和盛宣怀(字杏荪)。盛氏乃清末首富,被誉为“中国实业之父”,权势极大。潘鹤琴、郭茂芝撤资,办厂缺口急需弥补,刘坤一提携张謇,向桂嵩庆、盛宣怀筹资。桂嵩庆、盛宣怀信誓旦旦,愿出巨资,投入纱厂。不久后,两人先后变卦。因此顾诗首联、颌联呼应:嘲讽桂嵩庆、盛宣怀是没心没肺的老朽,揭露他俩是自我腐朽。尾联干脆将二人喻为贪婪的群狗。

第三幅《水草藏毒》绘有水畔杂草。顾诗曰:蛟龙所不居之水,乃有鬼蜮藏于此。含沙射影疮在体,使我惊忧汝更喜。此渊虽深明见底,察之不祥其可已。藏垢纳污亦君子,小人小不乐成人美。

《水草藏毒》实指通州知州汪树堂(汪含水,树伴草)接到刘坤一来函要求他动用州府典存1万两银子支援兴办纱厂后,携其幕僚黄介

参考不售后,向友人张謇倾诉自己一身才华,屡试不中,便萌生退意,像谢安早年一样隐居山林,闲钓为乐。

第二首为《待季直不至》:一日春和九日秋,未开花喜半开愁。离心病眼相珍惜,千里阴层上酒楼。食言欲诅张公子,摊饭微思陈射洪。千尺桃花浪影碧,照他来燕尽从容。某回,张謇、顾延卿相约共餐。不过前者失约,顾氏有感而发。首联情景交融,友人迟迟不至,愁随景来。颌联的典故出自韦庄为友人送行的诗句:离心不忍闻春鸟,病眼何堪送落晖,表达顾氏心中尤为看重与张謇的友情。颈联引出自己身在酒楼,头上乌云密布,心中不禁要诅咒食言的张公子(张謇),但想到唐初文坛革新诗人陈子昂,便有“尾联”的“照他来燕尽从容”。不

平从中滋事,阻挠张謇的往事。顾诗首联将张謇比喻为“蛟龙”,何故不能在水中(商海)畅游,只因鬼蜮(即指汪树堂、黄介平)的存在。颌联亦有故事:汪树堂含沙射影,造谣生事:张謇挪用办厂资金,煽动通州秀才及乡绅,闹事攻击张謇,达到“使我(张謇)惊忧汝(汪树堂)更喜”的目的。

第四幅画《幼子垂涎》绘有两个孩童,同指高处的红桃。顾诗曰:西王母家桃如蜜,东方小儿有窃疾。此果三千年一实,种者岂无培壅力。尔既甘之桃有核,胡不学种终可得。夺枣争梨天下沸,黍肉虽微汤放桀。蜂有毒兮鼠有黠,鼠变虎兮其失色。请昼尔名置座侧,庶几出入三太息。

画中“幼子”即诗里“东方小儿”,寓指江候补道朱幼鸿、盐务督销严小舫。两人名幼小,但心大。办厂流动资金出现问题,急得张謇打出状元的招牌,卖字筹钱。朱幼鸿、严小舫未曾雪中送炭便罢,反而乘人之危,犯有“窃疾”,收购纱厂,窃取西王母家(张家)的“落地桃子”。四幅画作、四首旧诗,不仅体现出创办纱厂的艰辛历程,也彰显出张謇、顾延卿的深厚情谊。

快只是一刹那,友谊才是久远的,这正是张謇与顾延卿的友情。

第三四首是《得季直书》:冯伟无生事,何聊作远游。人间有尘海,吾道此清秋。得帛烹河鲤,弹冠学楚猴。欲言惆怅意,黄叶望归舟。双池相附丽,兹彼有无通。子病真贫极,吾衰亦梦中。稻粱家国远,兰楸野田空。寂寞清歌里,天涯唯汝别。冯伟为北齐学者,闭门三十年,不问世事,钻研学问。顾延卿收到张謇来信后,向友人敞开心扉,乐学冯伟,再次表达《榜后寄季直》中的主题:隐居乡里。事实也是如此,顾氏晚年回归白蒲,多为乡人服务。

从诗作唱和来看,顾延卿、张謇真是常来常往的好友,而且经常交心,因此将顾延卿称为张謇的知己,还是有道理的。

## 链接

### 顾延卿:崇尚廉洁育后人

□亚平

白蒲顾延卿先生,逝世于民国六年,乡谥“尚洁先生”,即乡人在其逝后称他为“尚洁先生”。顾氏考试不顺,屡屡失败,未能考中举人。但是他水平很高,能诗能文,成为张之洞幕僚,又追随无锡薛福成出使欧洲。作为一名才子,他成为“江苏五才子”之一(其余四位是他的好友:范当世、张謇、周家禄、朱曼君)。乡人对他的尊称,意味着他崇尚廉洁,做人清清白白。孟子云,君子有三乐,其中一乐便是:仰不愧于天,俯不忤于人。顾氏有此一乐,堪称正人君子。

他的诗作中,常常写梅花,表达自己廉洁之情(可见2020年1月6日《江海晚报》刊出的《皋人“书梅”品自高》)。他还作有一首《二月初六日幽兰开》(录入《顾延卿诗集·卷十二》):细想芳兰品,无花非帝心。出群万草上,幽独一枝深。春气惊天地,香名异古今。良宵明月影,珍重惜分阴。

这首诗作,不禁使人联想到另外一位喜好兰花的如皋名人——“明末四公子”之一的冒襄。他俩都以兰花自比。兰花是君子的象征。君子为人清白,为官清廉,有别于“万草”(象征普通百姓)。顾延卿通过写兰,抒发心中性情,廉洁之心,跃然诗中。

他的好友中,也不乏清廉的名人。譬如张謇创办纱厂遭到诬陷。南通通州知州汪树堂含沙射影,造谣张謇挪用办厂资金。张氏为官为商,都是清清白白。他自号“啬翁”,平日对待自己极其吝啬,贪财何用?在办厂过程中,他从未动用一分钱集体款项。顾延卿赞许张氏的廉洁,撰有《厂徽图为季直题》四首,以示支持。

他为乡人鸣不平,办实事,都是自愿,无须任何礼品。当年江南太平军已经被消灭,可是设置在白蒲的关卡,照旧收取百姓税钱。这实在是不公平。顾延卿几经波折,最后上书友人曾国荃,才彻底取消老家的关卡。百姓无不称赞。

民国六年,即1917年,顾延卿离世。他的好友张謇于悲痛中,赋诗一首,以示怀念:

昔年乡里推同辈,周顾朱张范五人。旗鼓颜行差少长,风云旅食各冬春。君甘颓放成聋叟,世与遗忘作幸民。曙后一星余我在,怆怀馥隰绝车轮。

若不是平日里,顾延卿崇尚廉洁,乡人肯定不会称他“尚洁先生”,张謇也不会赋诗怀念他了。